



1 4  
1555  
7



1001

步

史

隨

筆

門 4  
號 1555  
卷 7

越史朝筆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求

涉史隨筆序

凡今微官泊布衣求進謁於廟朝者懼其無因至前必託曰有已見以爲之先而覬倖一日之呼召廟朝不逆其情呼而前叩其所言自蘄進句憐外往往訖無他說習常成俗上下恬不以爲怪是直相與從事於欺而已而洪固不敢爲欺也比以憂居取歷代史溫繹以自遣間有所見與夫或得於前脩之說師友之傳則隨而筆之因擇其可裨廟論之萬一者二十六篇以獻名曰涉史隨筆特欲借是以蓋已見之欺非敢自詭有助涓塵

涉史隨筆序

一知不足齋叢書

云也雖然昔人有言郢人遺書燕相者以夜作書而命  
左右舉燭因誤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得書省之  
而喜曰夫燭在下則翳翳則不能以分白黑在上則顯  
顯則十步而見鬚眉賢士大夫固亦朝廷之燭也不可  
以不舉也是直教我以舉賢也入言之王王以其言舉  
賢而用之燕國大治夫以舉賢而國治則固燕相之功  
以舉燭爲進賢則非郢人之意郢人畧於筆而燕相精  
於說耳洪今所筆者誠畧矣若夫因其畧而精之則又  
惟融明是賴洪謹序

涉史隨筆目錄

趙公仲連止烈侯賜鄭歌者田

齊鄒忌諷威王求諫

孔子順言爲政不能無謗

漢高帝詔免奴婢自賣者爲庶人

漢高帝詔郡國舉賢

絳灌爲竇氏擇師傅

申屠嘉召責鄧通

張釋之諫超遷嗇夫

周亞夫從趙涉計定七國

孔臧辭御史大夫

王吉言宜謹擇左右所使

王嘉言人才宜豫蓄養

田歆欲自求一名士報國

魏辛雄言用兵宜明賞罰

崔亮劄停年格

隋文帝褒擢守令

唐太宗不欲數赦

太宗責房元齡等問營繕

張九齡勸姚崇遠詔躁進純厚

宋璟隨才錄用

元宗用韓休為社稷

楊綰請更貢舉之制

崔祐甫薦引無虛日

劉晏應民之急未嘗失時

韋澳願周墀無權

仇士良教其黨固寵之術



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  
與無不充君說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  
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  
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  
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  
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是以古之善相  
其君者必欲朝廷之上藹藹然無非吉士使其君聞  
正言見正行故能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

有不臧彼小人者雖欲逢君之惡自無所容其技矣  
公仲之相烈侯也其於士雖待番吾君諭之而後進  
而歌者之田遂止正人俄頃轉移之功如此哉人不  
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  
孟子之言豈欺我哉

齊鄒忌諷威王求諫

戰國策曰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昉麗朝服衣冠窺  
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  
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

問其妾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且日客從外至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慕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有求於我也於是八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善之乃下令求諫

忌言雖小可以喻大爲人上者而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是以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警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後世此風旣衰諫有常職而官路始狹矣又況人君與宦官宮妾相處之時多與士大夫相接之時少一暴其能自免於過耶昔宋昭公嘗出亡謂其御曰吾被服而立侍御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



吾君聖也內外不見吾過是以亡也乃改操易行二  
年而美聞于宋宋人迎而復之若昭公者雖得之於  
顛蹟心困慮衡之餘其視終於此者蓋有間矣

孔子順言爲政不能無謗

孔子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  
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乃造爲謗言文容以告且曰夫  
不害前政而有成就與變之而起謗哉子順曰民不可  
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爲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  
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爲政

雖不能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容曰子產之謗  
嘗以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  
人謗誦曰麇裘而芾投之無戾芾之麇裘投之無郵及  
三月政成民又作誦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  
惠我無私文容喜曰乃今知先生亦不異於聖賢矣

昔周公相成王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公之  
聖德曾不少損今狼跋之詩是也其詩曰狼跋其胡  
載蹇其尾公孫碩膚赤鳥几几說者謂狼獸之貪者  
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穽而不能脫前跋後蹇進退困

險若周公者忠誠在於王室以遜自處而無貪欲之私心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烏几几然此公之所以不失其聖也子產之相鄭孔子之相魯其無利欲之私者歟後之相天下者惟本朝忠獻韓公似之公之言曰凡爲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爾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而不爲哉惟其忠勇如此用能光輔三后宏濟艱難躋天下於太寧而無駭視傾聽之虞也故歐陽公贊之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謗謔自止

過周公遠矣

漢高帝詔免奴婢自賣者爲庶人

漢高帝五年詔民以饑餓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

人

古稱良賤皆有定品良者卽是良民賤者率皆罪隸今之所謂奴婢者概本良家旣非氣類之本卑又非刑辟之收坐不幸迫於兵荒陷身於此非上之人有以蕩滌之雖欲還齒平民殆將百世而不可得高帝之詔真知君道矣意者蕭何有以輔之歟

漢高帝詔郡國舉賢

漢高帝十一年詔曰蓋聞王者莫大於周文霸者莫高於齊威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其平之矣而不與我其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鄼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

相國府書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賈山至言曰天下未嘗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故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故不能成其功高帝此舉其於士亦可謂知所敬矣詳味患在人主不交與夫有肯從我游之語宛然三代盛王體士之意其崛起豐沛卒建四百年之基業者良以是夫或謂帝慢而少禮求賢之詔未免文浮於實愚謂不然帝所慢

者特腐儒耳其於賢士未嘗不敬也觀留侯與呂后  
畫安太子之策其言曰顧上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  
人四人年老矣義不爲漢臣然上常高此四人今太  
子誠能卑詞固請來以爲客上必異而問之上知此  
四人賢則一助也及四人來從太子侍燕上怪問之  
四人前對各言姓名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  
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  
吾兒游乎煩公幸調護太子四人爲壽畢趨去上曰  
送之竟不易太子者本留侯招此四人力也孰謂

高帝慢而少禮乎故曰帝所慢者特腐儒爾

絳灌爲竇氏擇師傅

漢文帝元年三月立太子母竇氏爲皇后后有弟廣國  
字幼君與兄長君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兩人所  
出微不可不擇師傅賓客於是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  
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避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聞之於師古者天子諸侯不內娶故教養外戚之法  
無傳焉封建旣廢外戚未必世族尤不可不教養也  
孰謂絳灌而能爲此哉長君少君由是爲退避君子

張蒼免相文帝以廣國賢有行至欲相之方其幼爲人所畧賣晚節其賢乃如此豈非與之居者皆士之有節行者之力乎使文帝之初能爲母舅薄昭擇賢師傅而置之昭決不至犯法殺漢使者此不防閑於其始魏文因是得以譏帝也

中屠嘉召責鄧通

漢文帝時中屠嘉爲丞相時大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

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坐府中爲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恐入言文帝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使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爲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親之鄧通旣至爲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

按嘉本傳嘉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不過軍行間勇健有材力人耳及其爲相而風采號令威重乃

如此然則宰相之職業其所關繫顧不重耶漢置丞相仍秦之舊其職號爲無所不統自高帝至于景帝自蕭何至于嘉閱四世而相繼爲相者無非高帝之舊臣其人望之重皆識權柄之所歸故其君亦不敢以庸常視之而使得伸其威帝雖不能因嘉之言以遠通終帝之世嘉爲相而通不敢輒啟讒慝之口其潛銷密移於冥冥之中者蓋亦多矣其後公孫宏相武帝遇事往往退遜於帝左右之臣嚴安枚乘之徒發言盈庭宏未嘗不屈遂以給事謁者爲帝私人而

以外朝之臣自處丞相之職自是分而權亦輕矣宏以儒得政其風采反不及一申屠嘉宜其見輕於淮南而以發蒙振落視之也繼嘉者其惟本朝忠獻韓公乎然其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者立庭下數其罪而竟逐之則又過於嘉一等矣然則相權之輕重顧不以其人哉

張釋之諫趙主晉夫

漢文帝時謁者僕射張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晉夫從旁

代尉對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更不當如是耶尉無賴乃詔釋之拜晉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也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從風靡爭口辯無其實且下之化士疾於影

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不拜嗇夫

昔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而荅顏淵爲邦之問亦終戒之以遠佞人彼其詞色巧令而無情實應對捷給而矜小慧惟懼疾之不深去之不亟詎可以是而超遷之乎當是時從帝行者使無釋之之高見絕識則帝於是舉誰其正之下之化上甚於影響之應形聲其爲害可勝道哉古之君子所以於侍御僕從之臣不使一恂人間廁於其間者政復慮此吾觀唐高宗濮陽之行對竇德元有帝邱之問許敬宗從旁代

對甚悉方其躍馬而前退有矜色下視德元以不强對爲能之語真足扼其吭而奪之氣由今觀之首姦臣之傳者非德元乃敬宗也然則利口捷給者果何益於人之國哉

周亞夫從趙涉計定七國

漢景帝時七國反書聞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殺匪阨陘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

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殺匪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爲護軍

趙涉之遮說亞夫卽三老董公之遮說漢王也惟其賤而無因至前故遮道以說之耳孰謂滅項籍定七國乃皆出於道旁賤夫之一言然則天下之才豈有窮哉此衆不可蓋所以發齊人王先生之歎也是以古之明君賢臣智雖落天地而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而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內而不自爲也片善可取



不聞芻蕘一言有聞狂夫亦擇故能并天下之謀盡  
天下之智而事無遺策矣

孔臧辭御史大夫

漢武帝以孔臧爲御史大夫臧辭曰臣以經學爲業乞  
爲太常典臣家學與從弟安國綱紀古訓使永垂來嗣  
上乃以臧爲太常禮賜如三公

時上方鄉儒學尊孔氏表章六經臧親聖人後以常  
情論之得君如此可謂遭時矣而臧乃逡巡辭避大  
位方欲自典家學綱紀古訓其必有以也唐宣宗時

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政求外官白敏中謂同列曰  
我輩須自黜檢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然臧之不就  
大位上之人可不深省乎

王吉言謹擇左右所使

漢宣帝時王吉上疏曰陛下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  
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  
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  
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  
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民者

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頌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

昔嘗攷之於書周公之所以告成王者悉矣而立政之作其於爲治體統尤爲諄切曰常伯常任準人者議政而在王左右之臣也曰綴衣虎賁者王之所使共役而親近一人也其官之尊卑職之大小相去蓋甚遠絕而公例言之而無所輕重於其間何耶政以議政而在左右者有輔正之倚所使而親近者有染

習之移其係天下之本一也三宅三俊其選固所當謹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則俱受其敗雖僕御之賤亦不可忽也特自古人君能於是知憂恤審擇之者鮮耳文王武王惟克灼知厥若故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卒並受此丕丕基以建八百年盛大之業成王亦能嗣守大訓無敢昏逾以保三十六王盈成之治其明效大驗固已彰灼如此周衰以來此意泯矣而人主獨行於深宮者亦惟自賢自聖耳所以善其心養其德者將誰貢而可哉故其君之賢者不過謹期會於

簿書之間審聽斷於獄訟之際而非所謂本務也是以治常少而亂常多然則謹選左右審擇所使王吉之論可謂真知萬化之本原者歟

王嘉言人才宜豫蓄養

漢王嘉言前蘇令發欲遣大天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盪屋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才能者甚少宜豫蓄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常患上之人養之無其素

耳豫章之木豈一朝夕所能致哉惟其自拱把而封植之而無戕賊之患故他日棟梁之用隨取隨足古者士養於黨序遂序國學生中所養者仁義禮樂所習者射御書數所興者德行道藝而士朝夕之所聞見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才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所設張類不待闕習而後能微而至於中林武夫亦皆可備公侯腹心干城之用故三代而上人主未嘗有乏才之歎者良以此夫後世學校廢士無素養

往往舍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識之士  
十無一二此王嘉所以起宜豫蓄養之請雖然蓄養  
之法舍三代庠序之教皆苟道也漢猶近古惜嘉徒  
發其端而不能爲漢精言推廣而行之爲可恨焉耳

田歆欲自求一名士報國

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  
廉多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求一名士以報國家爾  
助我求之

歆之意亦可憐矣雖然歆亦有罪焉伐國不問仁人

使歆能爲尹翁歸于廷尉雖貴其敢干之以私耶晉  
顏含有言曰馮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乎歆自  
反焉可也縱未及此貴戚有命如其所托之非人以  
情却之政復何害何至拂吾之情以強從人欲哉昔  
東漢吳植爲宛令梁冀以賓客託之植曰明將軍處  
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  
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當是時冀以貴戚用  
事可謂有權而植却之無難色今歆顧以貴戚之命  
重於相違烏得無罪雖然朝廷欲天下薦舉之公而

使所舉者皆得其人以報國惟申嚴囑託之禁而後  
可望其至焉耳不然緣情徇私徒長奔競未見其可  
也

魏辛雄言用兵宜明賞罰

魏司空長史辛雄上疏曰凡人所以臨陳忘身觸白刃  
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  
此四者雖聖主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知  
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  
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

速死哉利害交乎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蠻左亂  
常陛下雖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將士之勳歷稔不決亡  
軍之卒晏然在家是使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懼  
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  
以望敵奔沮不肯盡力者也陛下誠能號令必信賞罰  
必行則軍威必張盜賊必息矣

號令不信賞罰不明雖平居無事且不能以使其衆  
況欲驅之於鋒鏑之下使之臨陳而忘身者耶求其  
無敗詎可得哉昔唐劉巨容破黃巢於荆門或勸巨

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  
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爲富  
貴之資由是賊勢復振此雖悍夫跋扈之語然人情  
所在爲國者所當深察也夫賞罰號令國家之綱紀  
在焉惟信而明故能服人之心服人之心故能盡其  
心盡其心故能盡其力盡其力故能成其功如此則  
軍威何患其不張盜賊何患其不息哉辛雄之論可  
謂深切著明矣

崔亮劄停年格

魏崔亮爲吏部尚書亮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  
停解月日爲斷沈滯者皆稱其能亮甥司空諮議劉景  
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  
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美應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  
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  
不考才行空辯姓氏取士之塗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身  
屬當銓衡宜須改弦易調如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  
下士子誰復脩厲名行哉亮復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  
吾昨爲此格有由而然古今不同時宜須異昔子產鑄

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洛陽令代人薛琰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乃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後因陛見復奏乞令王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事亦寢其後甄琛等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自停年之格行積常成俗流弊至今能否並進賢愚無別人往往得以歸咎於亮而不思所以致此者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選用之法一委諸吏部數人之手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鑑猶將力有所窮照有所極如唐魏元同云云者此崔亮所以求爲簡便之法而一以士之停解月日爲斷也何則人物實繁不可得知法使之然非主司之罪也古者士選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于王庭一人之身所閱者既已衆矣而授任之際又俾羣司各自選其僚屬而朝廷止命其大者如穆王之命伯同者是也夫所閱者衆則濫進之士少所任者簡則選用之法精是

以官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以來小大之官悉委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察言於簿書之微量才於刀筆之細尚欲責其賢愚有別能否之不並進乎重其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而以偽繼之此莊周之所以歎也後世必欲善選舉之法獨唐沈既濟之說尚或可行其言謂鑒不獨明不可專於吏部欲使五品以下羣司長官各令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以參議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則許州府辟用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以察

舉焉如此則賢愚能否可別而天下之士子亦將爭自磨厲以副上之選擇矣或謂古今異宜今若捨一定之法而行既濟之言則操進退之柄者得以行其私而請託之風熾矣愚曰不然夫牧守而上使非其人則已誠得其人其可以私干之耶又況進敘之際吏部兵部得以參議於其間而州府之辟府或非其公而吏部兵部又得察舉而加以私冒不審舉之罪小則譴黜大正典刑人非木石誰敢不厲特其於端本澄源之地不得盡如古者選士之法容有可議



者耳愚故曰後世欲善選舉之法既濟之論尚或可行也

隋文帝褒擢守令

隋主如岐州刺史梁彥光有惠政下詔褒美賜粟帛及御繖以厲天下之吏又有相州刺史樊叔畧有異政帝以璽書褒美班示天下召拜司農新豐令房恭懿政爲三輔之最帝賜以束帛雍州諸縣令朝謁帝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累遷德州司馬帝謂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此乃上天宗廟之

所祐朕苦置而不賞上天宗廟必當責我卿等宜師範之因擢爲海州刺史由是州縣多稱職百姓富庶

隋文帝愛民之意可謂勤矣而非所謂本務也天下之廣郡邑之衆牧民之責萃於守令帝不知謹擇之於未授任之初而顧欲以耳目之所及獎勸之於已親民之後其遺者抑多矣又況人之常情雖不能不竦動於一時之慙而他日之變遷類不可保此謹擇牧宰之說本朝忠獻韓公文正范公所以力言於我仁廟也其說謂承平以來牧宰之任因舉薦擢任者

少以資考序進者多才與不才一塗並進故能政者十無一二繆政者十有七八以致賦役不均刑罪不當科率無度疲乏不恤上下相怨亂所由生自來雖詔臣僚各舉所知或舉主非賢則多謬薦乞委中書密院各先擇堪充舉主者以舉其所舉之人若將來顯有善政舉主當議旌賞若贓污不理苛刻害民並與同罪爲國者誠能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則舉主誰敢不謹而受舉者誰敢不厲又何待屑屑躬自褒擢於耳目之所及哉故曰文帝

愛民之意則勤矣而非所謂本務也

唐太宗不欲數赦

唐太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幸一或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故有罪者賊長故朕卽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章故也

漢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荅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有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

也若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以此言之  
赦者誠偏枯之物也良民不被其澤而姦惡之徒獲  
宥是豈明世所宜有哉此孟光所以深責於費禕也  
或謂赦者帝王之世所不廢載之虞書呂刑可覆也  
愚曰不然虞書所謂肆赦者爲過誤而屬於刑者設  
也呂刑所謂有赦者爲刑罰之入於疑者設也未始  
有罪無輕重曾赦之文也玄宗之見固卓矣然其意  
特不欲數耳而仍未免於或赦安得武侯者與之上  
下其論哉

太宗責房元齡等問營繕

房元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  
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責元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  
門小營繕何預君事元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知陛  
下何以責元齡等而元齡等亦安所謝元齡等爲陛下  
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爲是當助  
陛下成之爲非常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  
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

宰相之職其畧見於虞夏之書其詳見於周官今觀

股肱耳目之言使宅百揆之語則知其職無所不統  
宮伯屬之冢宰則環衛之事宰相得以統之內宰屬  
之冢宰則宮中之事宰相得以統之太府屬之冢宰  
則財利之事宰相又得以統之其他如飲膳酒漿次  
舍縫染之細凡關於天子者無一不統於宰相政以  
典式法則皆當由此而出所討以道佐王者固如此  
耳北門營繕元齡問之職也太宗顧起何預君事之  
怒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是不然元齡等何為俯  
退謝之不暇而無一語以自疏耶魏徵之辯真足

救太宗之失伸宰相之職也諫官隨宰相入閣之制  
其交脩不逮至是始知其益如此哉

張九齡勸姚崇遠詔躁進純厚

左拾遺張九齡以姚元之重望爲上所信任奏記勸其  
遠詔躁進純厚其畧曰任人當才爲政大體與之共理  
無出此塗而卿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  
緣情之舉又曰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  
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詔親戚以求譽媚賓客  
以取容其間豈有不才所失在於無恥元之嘉納其言

周公立政一書反覆於君子小人之際詳矣一則曰其惟吉士二則曰其惟吉士一則曰勿以儉人二則曰勿以儉人至於終篇則又曰其惟克用常人且慨歎而深致意焉常人者吉士之通稱其於國也猶食之穀粟衣之布帛得之則生弗得則死不可一日而無者也然多純厚質實類不能與諂諛儉躁者爭長於頰舌之間故上之人易惑於取舍取舍一惑政之治亂於此焉分此周公所以尤拳拳而不能自已也九齡之所以勸崇者意其有得於此乎大抵純厚有

常之人進則天下之君子欣慕而願立於朝以直道輔其上行其所學而致太平矣諂諛儉躁之人進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其上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用純厚之人則治用諂諛之人則亂為政大體無出此塗九齡之賢能為崇言之而崇之賢又能嘉納之開元之政安得而不治哉

宋璟隨才錄用

宋璟奏括州員外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畧文詞但多異端若全引進則悔咎必至若長棄捐則才

用可惜請除渝硤二州刺史又奏大理卿元行沖素稱  
才行初用之時實允僉議當事之後頗非稱職請復以  
爲左散騎常侍以李朝隱代之陸象先閑於政體寬不  
容非請以爲河南尹

陸贄有言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  
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  
異但在明鑒大度禦之有道而已故善官人者猶良  
工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使璟無翁受敷施  
之度則李邕鄭勉之徒長爲棄人矣昔齊桓公問可

屬國者於管仲仲以隰朋爲可而不與鮑叔蓋以叔  
牙之爲人也於不已若者不比之聞人之過終身不  
忘而隰朋之爲人愧不若人而哀不已若者惟其不  
忘人過故不能棄人之短而用其長惟其哀人之不  
已若故能捨人之短而取其長秦誓曰若有一介臣  
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然則相天下  
者惟宅心廣大者而後能勝其任也若璟者其亦庶  
幾於此乎

元宗用韓休爲社稷

唐元宗以韓休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休爲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爲相甚允時望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常臨鏡默默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旨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

昔楚恭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忠我之道正我以義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則有得焉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其過不細必速遣之恭王之筦蘇卽元宗之韓休也恭王之申侯卽元宗之蕭嵩也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若二君者其可謂能考之以義而必求諸道者也方申侯蕭嵩之委曲從順也自以爲得保位固寵之術矣而卒不免以是見黜蒙訕當時遺臭後世然則諛悅者果何益哉

楊綰請更貢舉之制

禮部侍郎楊綰上疏以爲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近世專尚文辭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策試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積弊轉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倖又舉人皆令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樸崇廉遜何可得也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通經術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卽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又道舉亦非

理國所資與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通議給事中李栖筠右丞賈至京兆尹嚴武並與綰同至議以爲今試學者以帖經爲精通考文者以聲病爲是非風流頽弊誠當釐改然自東晉以來人多僑寓士居鄉土者百無一二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敕禮部具條目以聞

舉人投牒自應之制蓋昉於唐謹按周禮鄉大夫之職各敎其所治三年一大比考其德行道藝乃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天府者太廟之



寶藏也蓋言王者舉賢能所以安宗社故拜受其名  
藏于廟中其所以貴重之者如此至漢猶有勸駕尊  
顯之意賢良如公孫宏亦必待國人固推而後出未  
聞有投牒自應之舉然則士之賤亦甚矣積弊成俗  
流毒至今士拘一日之限偶乖程式雖生平力學不  
免擯棄程度苟合雖末學膚淺俯拾科級以此士之  
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本朝文正范公有言明  
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而乃云命運者是善  
惡不辯而歸諸天也豈國家之美事哉楊綰之請有

志復古者所宜深繹也

崔祐甫薦引無虛日

崔祐甫爲相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  
百日除官八百人德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  
親故何也對曰臣爲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苟平生  
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爲然

天下大物也非一手一足所能運轉非私意小智所  
能維持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宰  
相之職固宜若此也祐甫之薦拔無虛日彼蓋欲盡

其職分耳何暇以親疎爲問哉而德宗疑之過矣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於人終無已也人主之職惟知論相而已旣得所付則庶官列位隨才授任蓋有司存又何疑焉惜乎德宗猜忌之君未足以進此也

劉晏應民之急未嘗失時

劉晏爲轉運使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

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貢糴歉則賤糶以敷易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卽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敢問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子曰四方有眚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晏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謂非有見於此不可也先王

盛時荒政十有二皆有司之所掌間有札瘥荒歉有司不過聞于上舉而行之耳後世此政不舉遇時艱歉小民翦焉傾覆無所赴愬人情亡聊則求全之意薄往往輕動等死之念相聚而為盜賊咎當誰任即唐開元二十九年制自今委州縣長官與采訪使量事給訖奏聞政懲前諸州饑饉皆待奏報無救於垂絕故也為人上者可無念哉

韋澳願周墀無權

周墀為相謂韋澳曰力小任重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

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

傳曰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澳之說蓋本諸此是非以天下之心為心者不能其說亦既善矣然而容有所未盡者焉何則眾以為可用而用之眾以為可棄而棄之公則公矣而與憤憤者何以異哉孔子曰眾好之必察焉眾惡之必察焉洪範之於稽疑雖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而乃心未嘗不及

孟子之於進賢雖諸大夫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而  
其察亦所不廢天下之事謀之貴衆斷之在獨謀之  
衆所以示其公斷之獨所以裁其當官賞刑罰其可  
否固當與天下共之又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  
從之可也吾之說非求多於澳也澳之言未盡故因  
其說而究其義焉耳

仇士良教其黨固寵之術

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  
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娛

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然後吾輩可以得志謹勿使之讀  
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  
其黨拜謝而去

甚矣人君之不可不學也國家之隆替社稷之安危  
天下之治亂生民之休戚君子小人之消長進退天  
命人心之去就離合其端皆基於人君之學與否耳  
君誠有志於學則所聞者正言所講者正理所親者  
正人所履者正行知古今成敗之所由來而常有懼  
心審忠邪關係之不可忽而常有戒心制其治于未

亂保其邦于朱危日就月將以至于緝熙光明之地  
彼覬喜怒候慘舒動中主情舉無謬旨如仇士良之  
徒自無所投其隙如此則臧否毀譽皆可得其真功  
負賞罰皆可得其當而躋斯世於太寧之域矣不然  
則本心不正而厥理皆邪豈獨此曹得以固其權寵  
而已哉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  
王成憲其永無愆其是之謂乎

宋參知政事守觀文殿學士通奉大夫提舉萬壽  
觀兼侍讀致仕東陽郡開國公食邑五千六百戶

食實封一千四百戶贈少師葛洪蟠室老人涉史  
隨筆

涉史隨筆

終

涉史隨筆

至知不足齋叢書

客杭日記

客杭日記

乾隆乙未仲夏上澣歙西長塘鮑氏校刊于家塾

雍正乙巳春三月六日客揚州飲于程松門七芙蓉閣同會者爲里中友江硯南酒半松門兄子岷東出觀所藏元京口郭天錫先生日記真蹟共四冊行楷精妙奕奕有神中有至大戊申客杭一冊時燭邊醉眼觀之不甚記憶後十餘日耿耿于胸因亟從岷東南借鈔硯南亦有同好卽往言之岷東岷東殊不秘也攜至予寓舍呼燈捉筆寫成草本略欲其無繫武林典要者細讀之則杭之耆舊大半皆在往還而坊陌橋道琳宮梵宇去宋不遠壯麗深嚴可想見焉遊

客杭日記

鳳凰山故宮一段載白塔以碑石爲基猶有進士題  
名金銅鐘一曰上有淳熙改元曾純甫覲篆銘則他  
書俱未載此信乎百聞不如一見也寺壁題詩與程  
史所紀康伯可題徽廟御畫扇略有數字不同想是  
後人所改耳先生去今三百餘年偶然攢筆完好無  
恙而適遇予兩人皆杭人鈔而傳之似乎有待者若  
岷東不恡希世之藏公之于人使後之述風土者有  
所攷皆不可以不記也三月廿六日杭東城厲鶚

客杭日記

元 京口 郭昇 天錫

至大戊申九月初一日 燒壽星紙 拜親 路遇  
雲公顯舍人握手話去年此日在邳州道中時相  
與一笑

初三日雨 陳和父來錄示新文 小窗兀坐誦滿  
城風雨近重陽之句誰其慰予岑寂耶

初六日晴 李仲謙攜紙求書畫蘭 過五條街遇  
陳景南同訪陳響林出示小米手幅軸臨李伯時



馬雪林行虎三卷塔海公物也

初十日晴 登甘露寺見本長老畱酒午麪仍求書  
放翁水調歌孫楚望摸魚子二詞于多景樓下壁  
上又以紙求書遺教經四十二章經瀉山警策證  
道歌

十二日晴 為甘露本無傳長老鈔經客有惠杭州  
潘又新筆者書小楷數千而不伐可愛可愛

十四日晴 訪盛季高出示李重光墨竹鳩鵲希遠  
墨梅古木房明仲同茶

九月十六日晴 晚趁呂城夜航作錢唐之行

十七日午前抵呂城壩下倒換小舟至奔牛復換小  
舟時至常州入城元豐橋見白湛淵提舉值出  
江陰未回乃子无咎无華畱飲同白无咎到太平  
寺觀壁上畫水中作一筆繞之不斷立視久之若  
洶湧生動之意奇筆也

十八日晴 同无咎回蔡德甫禮畱小酌煮蟹蒸芋  
次别无咎昆仲登夜航之姑蘇有北客喧呼至  
二更乃睡

十九日午後抵平江見龔子敬山長父子畱宿具晚飯飯已畱燈夜話是夕多蚊

二十日晴 飯罷登航解后杭人潘伯起呼酒酌之蓋在大都時曾相識故也共上船行

廿一日晡時上長安買飯

廿二日四更到杭州城外霜月滿天寒氣逼人候北關門接待寺鐘動換舟入城拂明潘伯起送予歇于施水坊橋梳頭沈待詔之樓遇金壇尹子源同寓 橋東訪趙伯可儲叔儀 到江浙省中照磨

所見李叔義 省西見張菊存下龔子敬書會張

松澗府判 同茂之到長生老人橋過紀家橋解

庫門首見吳若遺提點

至大元年戊申九月廿三日客杭晴 早過井亭橋

解后張雲心府判 次遇湯北村同知張景芳學

正 到京同觀見吳若遺若遺有他事令師孫羅

康伯相接具早飯鄭表白同集栢窗鄭君之子也

飯已入壺中林壑次開北斗殿看李息齋所畫松

二株于壁間 見李伯玉改所幹之交約來日子

省中見其子 出北關門湖州市妙行寺中尋伏  
維那已于昨日登天目山矣徒有悵快寺僧宗兄  
供紙畱數字而退觀正殿佛三尊偉甚中設毗盧  
遮那佛像殿前止有藏一座次入法堂有碑石數  
本云喻彌陀神筆所畫佛像傍刻本末不暇記也  
次禮古觀音像相傳唐朝塑者兩邊畫壁以屋暗  
不可細覽門有放生池俗云接待寺者卽此院也  
回路足行倦甚坐小舟而還 趙伯可來 寓樓  
頗潔便于坐臥大抵杭城樓居相連自有一種風

韻耳 婺州孔君立來聞孔提舉新除 晚見唐

仲文外郎出示米老研山圖

九月廿四日客杭晴 早到省中照磨所見李叔義  
改抹元文 到儒學提舉司攜李兄書見王一初  
都目投呈子會王壽之王子芳任伯和是日分付  
該吏金君玉承行 次約金君玉毛令史市樓小  
集 雨作 湖上兜率寺見趙子昂學士不遇乃  
姪趙仲美具茶訖致意

廿五日陰客杭 尹子源約小飲是夜客樓暄甚必

雨作也

廿六日陰客杭 結縛橋西前洋街回謁湯北村同  
出訪張晴川次見崔進之回北村具酒午麪浼書  
數紙屏褶高彥敬古松一株可愛窗外矮橘數樹  
結子無數壓枝欲折若吾鄉則無此也飲散山大  
街轉歸 張菊存來 吳茂之來值出 今日見  
北村說葛元白曹梅南戴祖禹金子仁胡穆仲皆  
爲古人可惜再到杭城愈覺舊游之落落也

九月廿七日陰 寓杭 早到省中見李叔義 次

到儒司見周都目以官吏未允所請歸家寫狀再  
到省中見張德輝德輝約晚來說話是日于省卷  
中檢尋學錄解由方見 晚晴登吳山下視杭城  
烟瓦鱗鱗莫辨處所左顧西湖右俯浙江望故宮  
蒼莽獨見白塔屹立耳次謁伍子胥廟轉至拱北  
樓卽朝天門行大街官巷而歸 茅山書院山長  
赤盞象賢金壇教諭王竹所來茶罷同見趙伯可

尹子源相過夜話

廿八日晴客杭 鄉人吳君用來 訪湯北村 訪

吾子行出所作無稽集皆戲談也 玄同觀見趙  
子昂時郝左丞坐正席子昂問都下事 遊開元  
宮舊場駙馬宮也深邃可愛正殿曰景命萬年之  
殿 晚見張德輝看省卷又作學錄教諭擬倒矣  
託其宛轉未知可行否後人幹事不料其相誤也  
廿九日客杭晴 早到省中見張德輝李叔義 訪  
王成之不遇再到省中禮房為立擬劄事 到儒  
司司官不出獨吏輩兀坐司房而已 訪張竹村  
書樓觀諸公詩牌 湯君白來同遊昭慶寺看新

塑佛像 次入廣化院 次遊仙林寺寺中無可  
觀者相近一術士之女談星說命若懸水然 次  
與君白午飯君白具茶茶已自觀橋行至官巷而  
歸

三十日陰客杭 早到省中禮房見張德輝李叔義  
是日改正擬劄 同君白出遊宗陽宮時裝塑未  
就 次遊新宮佑聖觀看擁壁二十四堵皆新畫  
也 路遇胡石塘主簿煎魚沽酒會尹子源沈六  
郎 晚見德輝約來日省中計會選本 晚雨暄

甚 夜雨生寒

大德十一年二月十七日禮房呈前鎮江路儒學學錄郭昇給由寫

奉省堂鈞旨連送選房于學正山長內任用者

至大元年戊申十月初一日雨 客杭城施水坊橋

東岸沈氏樓

初二日雨終日客杭 到省中付文書與選房以未

照元除又欲刁蹬張德輝宛轉言之 到儒司大

雨中止有武老兀坐廳上諸吏無來者 湯君白

李君德來算範圍數次同到官巷問茶茶已訪周

君遠道士次到君德家出子圍墨戲閒看看已分

路各歸

初三日又雨 客杭 到省中見李叔義 伺候也

先伯提控不出 同尹子源見儲叔儀畱小酌次

同叔儀到子源寓樓開尊薦亥首 德□吳菊泉

相遇夜話子源同問茶吳公至元廿七年赴北寫

金字經者

初四日乍晴 燒京壇紙 宗壽卿來言來日有人

歸鎮江付家書

初五日陰 午同小王覓舟到北新橋覓方仲明不

見空費船錢一貫二百五十大雨只得急回 到  
龍舌頭西去濱沙坑見馬從簡外郎言乃事未允  
所請 回見德輝言來日當為著語不必出也付  
後司使用 吳菊泉見過夜話

初六日雨不可出 寓杭 儲叔儀隔河樓上見呼  
出紙索書具酒晚飯

初七日雨客杭 李君德湯君白來攜紙索書就送  
紙一幅訪吾子行求篆字閒話久之惠印色方  
路遇胡石堦

至大元年十月初八日雨客杭 見張德輝于省中  
遊淨慈寺禮寺看羅漢五百尊訪朱敬齋

初九日喜晴 客杭 早見鄭鵬南廉訪 次會柯  
以善以善畱三酌劉悅心張景芳寫篆字其秀才  
續至其杭人吾子行之高弟也 訪吾子行不遇  
儲叔儀以今日登舟還義興相呼午飯出紙求  
字 尹子源請薦海蜚話至二鼓

初十日陰 早見鄭鵬南廉訪 見柯以善到省中  
盛親家見借鈔一笏以今日歸不及作別 晚

到省中伺候吏輩到新宮橋見井同知逸于郭都  
事處著語

十一日又雨 溼熱 早湯北村招早食坐客方仲  
明宋與之父子 次同方舅到下馬婆巷見李君  
實新授宜興都目茶罷拉往新門具麪 晚見馬  
公猶未慨然 次見德輝急步而回汗流溼衣幹  
事未成殊焦煩也

十二日客杭 朝天門訪張雲心州辦齋坐具午酌  
薦糖蠟雞麪 雨作取傘乃回

十三日雨客杭 張景芳送紙求書吳興盧徹道人  
詩偈道人費氏景芳之曾祖母云 遣王二到湖  
州幹事作趙文卿陳有之書

十五日客杭城施水坊橋沈六郎樓 先妣憫忌日  
十六日又雨 客杭 張雲心遣僕寄書來雨中約  
相過彼此客況蕭索耳 到省中伺候吏輩

十七日晴 客杭 王二自湖州回 路遇賈景顥  
紀祥甫周謙甫 鄰樓尹子源得財賦府文書了  
辨可喜予滯留日久所幹未就愈覺憂悶耳 晚



尹子源燒紙招夜飲坐客余及沈及之沈國寶沈  
六郎父子

十八日晴 客杭 早到開元宮見王僧叟提點不  
遇徒弟徐雲谷相接 到小偃門回謁張仲美知  
事不遇 是日遊大般若寺寺在鳳凰山之左卽  
舊宮地也地勢高下不可辨其處所 次觀楊總  
統所建西番佛塔突兀二十丈餘下以碑石甃之  
有先朝進士題名并故宮諸樣花石亦有鐫刻龍  
鳳者皆亂砌在地山峻風寒不欲細看而下 次

遊萬壽尊勝塔寺亦楊其姓者所建正殿佛皆西  
番形像赤體侍立雖用金裝無自然意門立四青  
石柱鐫鑿盤龍甚精緻上猶有金銅鐘一口上鑄  
淳熙改元會觀篆字銘在皆故物也行至左廊記  
得壁上一詩云玉輦成塵事已空惟餘草木對春  
風憑高 日斷蒼梧夕照中寺門俗云  
望江亭俯視錢唐江水大畧與揚子江同但隔岸  
越山蒼翠差勝耳遠見西興渡口烟樹如薺 次  
遊新建報國寺行至殿後有塊石僅畱二十餘字

客杭日記  
僧子別立一木牌云五十年前理宗夢二老僧曰  
後二十年乞一住足地恍然夢覺今築地得此石  
却無年代可攷昔梵刹而為王宮今茲復為梵刹  
如波入海以予觀之亦好事者為之也且朝代之  
廢興皆天也二僧入君王夢中孰記而傳之耶浮  
屠之說妄矣傍有二客相與一笑而回

十九日晴客杭 三橋早飯飯已見吾子行寫篆字  
相送仍取玉簫為予吹數闕子行隱居不仕時能  
道滑稽語亦近來罕有 再到省中乃事少見次

第

二十日晴 客杭登吳山城隍廟壁畫二鬼頗得回  
立門首左顧西湖右觀大江杭郡人家皆在足下  
次遊玄妙觀門立徽宗御書碑石殿前立高宗  
御書道德經石刻經幢二亭覆之後有真武觀記  
開平二年物也有老道士云吳越時已有之昔為  
紫極宮惜前朝碑石有天慶觀字皆鑿去不存殊  
失古意且朝代更改勅額曰玄妙當存其已往而  
新其方來可也道士俗物大敗人意回到省中石

路高下足力少倦

廿一日晴 客杭 湯秋巖來邀飲紅酒次送秋巖

至蘭陵坊分路 方仲明寄紙求書畫情緒不佳

遲一二日下筆 燒玄壇香囑告乃事

廿二日晴 客杭 湯君白來同到府學見李霽峰

教授次見張晴川次見湯北村會韓竹間 晚遇

毛海雲山長 晚香

廿三日晴霧 客杭 早冒霧到馬婆巷見李君實

託馬惟良見張士瞻說話 到寶祐坊佑聖觀橋

西回謁胡則大不遇

廿四日陰 客杭 湯北村費煥夫來費公鄉人也

年六十三

廿五日晴 客杭早到省中架閣庫幹事未就而回

遇蘇淳齋杭之號醫者也約市肆小飲

廿六日客杭早重霧 早見唐仲文不遇爲長興欠

俸囑呈文催討 盛親家公自長安來同西盛壽

一哥及二鄉人相訪盛親家公約到芳潤橋午麪

壽一哥同集

廿七日客杭 到省中伺候書卷已完馬生改抹但  
吝省而已 晚見馬生云非不用力首領官不從  
奈何願退元物不曾收 歸家悶甚奔走兩月今  
日壞盡

廿八日 晚燈下坐久謀之無計更遲二日且往長  
興索俸作歸耳

三十日晴冷 湯君白知予事不如意呼舟過湖閒  
行散悶遊南山惠因華嚴寺次遊開化院次遊石  
屋洞深暗不可測覺陰氣逼人壁上記姓名而回

入勝果尼寺君白令親惟德母子爲尼延坐設  
茗罷次遊木樂洞扣寺門久之乃得入遠寺皆奇  
石有亭扁曰聲在寺後缺一字泉滴洞中相應鏗然  
有聲故名亭有石刻坡翁東陽水樂亭詩觀畢而  
下踏石上黃葉板逕邊古松山林間自有一楹清  
氣借筆題云至大元年十月卅日京口郭天錫同  
湯君白來此聽泉寺僧具茶飲之清甘卽此水也  
更過一二僧寺以心緒不佳不及詳記泛湖而還  
西北風起同君白錢唐門小酌分路

至大元年戊申十一月初一日

初二日晴 客杭到省中領文書取回甘結 同子

長見吾子行就別 次別湯北村 晚見馬生了

結乃事 晚邀于長小酌囑照元除事 別李叔

義

初三日早別張德輝 同沈六郎買人事

初四日晴 離杭州 唐經晚飯 夜行

附載

至大戊申十一月十五日客長興訪欽察公出宜和

御府黃居采雪雀圖用雙幅絹畫角上添金龍長

可六七寸圍葫蘆御書并內府圖書二印雪樹數

株凍雀上下下復作二鶴鶴真奇物也

十一月廿四日巳卯陳元善來約文卿及子到其家

觀蘇漢臣孩兒四軸具酒三酌

三十日冬至節客長興同沈孤峰陳監鎮袁正甫盧

希顏沈希古賀呂知州三酌諸公去後呂侯獨留

予看許道寧溪山漁樂圖上用宣和殿寶後有伯

幾仲賓子昂三公題李君章物也

閏十一月十三日客長興 訪孟雲心出示黃居采  
萱草湖石蜨貓二軸蔡月卿物也黃氏父子作石  
用筆橫拖小作圈子俗謂之野鵲翅

至大元年戊申閏十一月十五日五更東裝賦歸早  
離長興午過呂山下松竹蒼翠前一橋曰甫里橋  
人言是陸天隨隱處詩家醞藉猶可想像也

至大二年己酉二月初九日趙伯可相約早飯飯已  
發書請伏虎林首座引領作焦山之行虎林聞呼  
卽至是日春色佳麗江靜無風到山見謙巽巾維

那次入方丈見尊無能長老畱茶茶已領入具酒  
煮麪坐者予及趙伯可二僧司官伏首座登山之  
頂看塔展目眺望次憇于飛仙亭回見雅淡雲首  
座巽中煎魚具酒小集酒盡伯可先睡度不可回  
先遣諸僕渡江晚陪尊長老虎林淡雲到海門邊  
看日落一瞬萬頃金波蕩搖可謂奇觀散步而回  
尊老旣別仍送酒果到淡雲房小酌次拉虎林巽  
中踏月上羅漢巖坊福東濟禪房佛燈熒然爐香  
未過具茗果閒話俯視棲鷗危巢皆在窗下與二

僧月下聽江聲倚樹清論久之洗城市之塵俗也夜宿巽中房虎林共榻

鷗按天錫有詩云揚子江頭風浪平焦山寺裏晚鐘鳴爐香未斷燈花落喚起山僧看月明妙甚即此時作也

郭髯行記篔簹中收便是滄江虹月舟解道樓居好風韻杭人不合異鄉遊

題郭雲山日記真蹟一絕句樊榭山民厲鶚書

時

雍正三年四月六日

客杭日記刻成小詩代跋

多情合遣到杭州錦字私箋客裏愁卻羨雨窗饒樂事一尊相喚隔河樓

樊榭風流媿往賢雲山墨妙手親傳錦囊湘篋同珍重

記取從今五百年予傳樊榭先生手鈔本開睡

尊前歡賞惜匆匆彈指誰留石火踪謂七芙蓉閣燕集諸先輩展放

烟雲重過眼可堪還問七芙蓉事詳厲序

玉躡金題走蠹魚都來有願米顛如巾箱乞與新開本

津逮人人足祕書

得間居士鮑廷博題詩乾隆壬辰六月朔日

客杭日記

士和不足齋叢書

虎林烟瓦屋鱗鱗客裏光陰只四旬但說樓居風韻好  
夜來聽雨卻愁人

十日都來五日陰湖山勝槩亦登臨金鐘白塔前朝話  
別有詩情無限深

小劫人間五百年坊橋寺觀半灰烟往時耆舊風流盡  
并藉珠囊一例傳

徵君樊榭畢世事蒐羅帳篋如斯苦不多未許清言獨  
珍祕郭髯其柰鮑髯何

錢唐魏之琇同作



